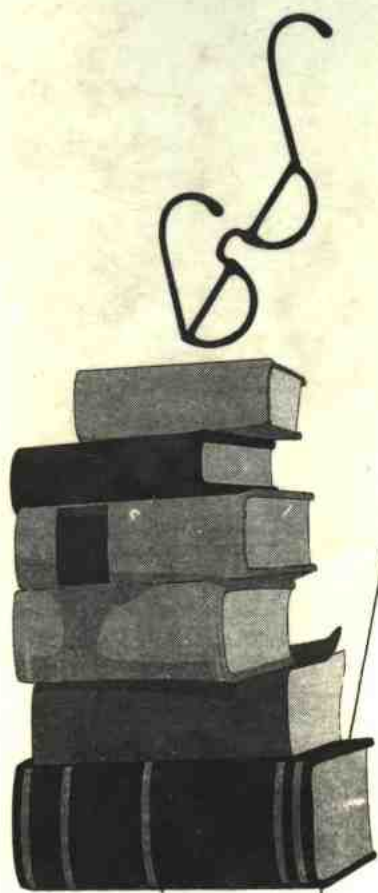


胶东古代文学史略

安家正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胶东当代文学史略

安家正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鲁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 侯善本

封面设计 安家正

山东当代文学史略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烟台新华印刷厂招远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14 25 印张 370 千字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ISBN7-5607-1460-9

I·109 定价:(精) 30.00 元



安抚岁月做学问
家藏万卷知古今
正气浩然无媚骨
耿耿一生任人论

——录自友人李世武赠书

序

朱德发

家正是我大学的师兄，同在孔孟之乡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都是由胶东半岛来到鲁南平原，老乡之情很快把我们拉近，并为办校刊《红色教育家》又经常凑在一起，或研究稿件或切磋学问，文史政哲、中外古今，无所不谈。虽然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但在师友亲朋之间还有点“学术自由”的空气。我当年对家正颇有敬佩之感，这不仅因为他高我一个年级，主要因为他思维敏捷，敢想敢说，坚持己见，很有点辩才，有时直率得可爱，有时胆大得惊人。大学毕业后，他回家乡胶东工作，我到山东师大任教，虽然文革十年音信隔断，然而大学阶段建立起的友情却难以忘却，每当有学友从胶东来济，我总要打听家正的消息。曾为他一度“怀才不遇”有所不平，曾为他调进高校任教感到高兴，曾为他创作获奖感到自豪，曾为他学术研究孜孜不倦的追求所感动。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的曲折常常孕育着发展的种子；对一个学者来说，人生的挫折往往潜伏着腾飞的势能。改革开放为家正施展才能提供了良机，十八般武艺他都尝试过，虽然不能说样样都精，可件件皆通，特别他的通俗小说创作、作家作品研究在文坛学界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天他又完成了洋洋三十余万言的《胶东当代文学史略》，可以说这是他学术探索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是他多方面展示武艺的重头戏，值得祝贺和称颂。

文学史研究在文学研究的总体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只要承认文学的发展是个动态过程,而且又是有规律可循的,文学史研究就会越来越具有吸引力;况且文学史研究是一种带有综合性质的研究,那种“试图将文学史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隔离开来”,强调“文学理论不包括文学批评或文学史,文学批评中没有文学理论和文学史,或者文学史缺乏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这些都是难以想象的”^①。既然文学史研究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保持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密切关系,那么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既需要具备较深的文学理论修养、较高的文学批评鉴赏能力,更需要掌握丰富的史料、学识以及公正的评判眼光。家正致力于文学史研究且在较短时间完成了“史略”,我认为他早已具备文学史研究的能力和条件。在我的印象中,他有博览的习惯,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只要他感兴趣的都要翻阅。特别中外文学史知识他有系统化的阅读储备。这不只是充实了他的知识结构,也增强了他深厚的历史感;他的社科理论基础坚实而系统,对中外文艺理论思潮有较浓的兴趣,并能在文学研究中具体运用,显示出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的学术品格;他的文学批评富有才气和灵气,艺术感觉相当敏锐,注重作品的美学风格和艺术品味,评得活泼灵动,没有那种沉闷的学究气;此外,他研究胶东文学史还有两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本人是作家,小说、戏剧、散文、报告文学等都有佳品问世,既懂得创作的奥妙和甘苦,又晓得当代文学演进的脉络,既具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又具有从经验世界升华到形而上境界的思辩能力;二是他是胶东作家群的一个新兵,既受到老一代作家的栽培和滋补,又深受老一代作家优良传统的影响和熏陶,既了解同代作家的创作底细;又熟悉他们的文学追求和创作格调,既热爱胶东的山山水水;又深晓胶东的文化风情,并以“恋乡情结”把自己与胶东光荣的过去、辉煌的现在、灿烂的未来联

^① 韦勒克·沃伦著:《文学理论》,1984年三联书店版,第32页。

系在一起。这一切,为家正从事胶东文学史研究并获得丰硕成果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和优厚条件。

家正把“胶东文学”作为特定范畴纳入“文学史”格局进行“史”的研究,这应算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拓荒工程,是对地域文学史研究所作的独特贡献。“胶东文学”这个称呼在文坛上并不陌生,对胶东作家作品进行评论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也见过一些,但从“史”的角度对“胶东文学”予以整体的独立的研究却是罕见的。因而“史略”填补学术研究空白地带的意义是不容抹煞的。地方性的文学史我也读过几本,写出特色写出深度者少,一般化的较多。“胶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研究是可以的,能否作为“地方文学史”加以综合系统考察我曾怀疑过,粗读“史略”后不只消除了我的疑虑,而且坚信“胶东文学”能写成颇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学史。翻开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几乎难以寻到胶东的著名作家或有名作品,但“五四”文学革命后,有声誉的现当代作家便逐步出现了。较早登上“五四”新文坛的是新潮社的杨振声,他是蓬莱人,至少为现代文学的开创起过一定的先锋作用;到了抗战时期,胶东民主根据地建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照耀下,胶东地区的革命文艺创作和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开展得相当红火,形成了与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遥相呼应的胶东解放区文艺运动,涌现出一些有名的剧作家和文学剧本;解放后“胶东文学”创作一度繁荣过,在全国描写军事题材的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中也能找到胶东作家反映胶东革命战斗生活的佳作;特别历史推进到新时期,“胶东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老中青三代作家为“胶东文学”共创辉煌,既显示出“胶东作家”的群体优势,又表现了“胶东作家”在各自的艺术追求中含有一种相近似的“共有的特色”,既惟有“胶东文学”才有的地方色彩。“胶东文学”之所以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考其原因不外是:从创作队伍构成来看,大多数作家是沐浴着胶东半岛山光海风成长起来的,其中不少作家又在本乡本土从事文学创作,这便于相互接触、

联络感情、促进交流、彼此影响,以乡情为纽带结成友谊;从文化心理来看,地域性的胶东文化传统和文化氛围不断地积淀不断地熏陶,容易形成相似相同的文化心态和语言习惯,这是胶东地区作家具有趋同艺术追求的深层文化基因;从审美取向来看,同一地区的作家彼此之间有可能形成师承关系,或一代传授一代,或同代之间争相学习模仿,特别是相近相同的审美心理和艺术追求能使他们在选择题材、人物塑造、审美形式和艺术风格上具有某些趋同性,胶东作家群也深受这一规律制约。这些缘由必定导致“胶东文学”的“共有的特色”。由于“胶东当代文学”有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并在特定的时代氛围和文化语境下凝成一些“共有的特色”,既有创作力量雄厚的作家群体,又有成就卓著的个性色彩鲜明的代表性作家,因而把“胶东文学”作为一个自我系统的地域性文学进行研究,不仅具有开拓意义,也具有史学价值。

文学研究领域中每一项意义的理论探索,最终都将落实在文学史研究中。家正对“胶东文学”的研究始于作家作品评论,曾与许临星合著《峻青创作论稿》。通过文学评论既获得大量感性的文学史料、切实的审美感受和审美判断,又获得新的理论视野和带规律性的思想观点。正是在此基础上他萌发了撰写胶东地域文学史的想法,虽然也听到一些“奇谈怪论”,但并没有影响他“综合治理”胶东文学的勇气。通过艰苦的探索、刻苦的阅读和精心的搜求,以新的理论透视已占有的丰富文学资料,从而获得了“史识”,对“胶东文学”形成了整体看法,使资料的实证性与思维的超越性得到较好的融合。“史识”就是思维的超越性,文学史如果缺乏“史识”那就意味着失掉了灵魂,充其量不过是文学资料的汇编,所以治史者从来重视“史识”。章学诚曾言:“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正如食桑叶而不能抽丝”,因而他主张“学贵识也”^①。黑格尔也说过:

^① 章学诚:《文史通议》。

“一个伟大的精神能创造伟大的经验,能够在纷然杂陈的现象中间见到有决定意义的东西”^①。都是强调见识的重要性,对于一部文学史的学术价值往往也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史识”。家正对“胶东文学”的研究,不仅重视资料的实证性与思维的超越性,获得一些有思想价值的“史识”,并在“史识”的规范下建构起“胶东当代文学史略”的理论框架,即运用理性思维方法从最高层次上驾驭全局。文学史的框架千姿百态,并没有固定格式或现成的图式,它是研究主体的一种能动性和创造性的表现。“史略”是以作家论为单位以时间为纵向贯穿线索分成“上篇”与“下篇”两大板块,既展示出“史”的过程又展示出多彩的艺术风貌。这种框架不一定是“史”的最佳体例,也不是新颖独到的图式,但却是在研究者明确的理论思维指导下形成的体现其意图的结构,即通过这一框架在特定的历史范畴内来显示胶东文学的辉煌的创作实绩以及万紫千红的艺术风姿,从而表明“文学史就是创作史”这样的文学史观。特别是从“胶东文学”本无“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框架不仅使“胶东文学”有“史”的物化形态,而且它的开创性的拓荒意义更值得人们重视。

“史略”选取“描述”作为特有的陈述方式也是应该称道的。文学史研究或文学评论中的陈述,它不同于科学的陈述,乃是一种带有直觉性的感悟性的审美心理投射,描述则是对文学作品一种经验和体验的复制,它既是理解与判断的基础,它本身也包含着理解和判断。罗兰·巴尔特说:“理解一部叙事作品,不仅仅是弄懂故事的展开,也是辨别故事的‘层次’,把叙述‘线线’的横向连接投到一根垂直的暗轴上”^②。这是指的文学研究的描述层次。我们将文学作品作为研究对象纳入视野,常常感到它的模糊性、整体性难以切割分解,难以找出分析的语言,难以归入理论上加以界定,这时我

① 黑格尔:《小逻辑》第87页。

② 《美学文艺论方法论》(下)第533页。

们只能借助于描述；因为描述是一种对“客观印象”的领悟，“对于艺术的谈论就属于对事物印象的谈论，艺术谈论的逻辑就是表现性描绘的逻辑”^①；也就是说，文学评论或文学史研究的逻辑可视为描述的逻辑。“史略”对胶东文学史的研究是以重要作家的主导审美取向或创作倾向作为研究对象。首先要对大量文学作品进行评论，然后从中寻绎带有规律性的典型文学现象或带有相似特色的审美风格。这种研究思路，选取描述作为重要的陈述方式是较为适宜的，这表明研究者不是抽象枯燥的说教而是绝妙的导游者。由于文学作品具有伴随着美感的形象的特征，对其进行描述不仅仅是内容的简单复述，也不可能是舍弃形象的抽象逻辑推理，它必须以粘附着直觉思维的语符系统再现文学作品的真实内容，以保持原作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生命，这样的文学研究者才有可能成为读者接受原著的导游者。我国传统的文学评论中的描述既表现了批评家的理论智慧又表现了批评家的艺术造诣。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辨骚》中是这样描述屈原赋的艺术：“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戚；述离居，则愴怆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寥寥数言，在“叙”中寓“评”，情理兼备，描述之至境也。翻检“史略”不乏精确的描述，既有微观式的描述，显示出文学作品的一切浓淡色度和人物形象灵魂中的一切隐秘变化；又有宏观式的描述，它是一种鸟瞰，一个镜头或几笔彩绘就把原作的精神与艺术面貌或某一作家的创作风格概括出来。不论那种描述，都不是单纯直观性产物，实际上是已存在主客观经验的总结，渗透着理性，与“史略”交融在一起。

“史略”作为对“胶东文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史著，我承认它并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史学境界，但我对它不做这种毫无实事求是之意的苛求，而是充分肯定研究者这种勇于探索大胆尝试的

① V·C 奥里法里奇：《艺术哲学》第 122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精神；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固然重要，但它的开拓意义更重要。我相信家正同志将来会奉献一部比“史略”更系统更完整更有深度力度的全景式的“胶东文学史”！

写于 1995 年春节

目 录

序.....	朱德发(1)
绪论.....	(1)

上篇 穿过迷漫的硝烟.....	(16)
-----------------	------

第一章 胶东大地的儿子	(18)
第二章 “诗体散文”的铸造者	(46)
第三章 “胶东风格”的代表者	(75)
第四章 革命军事文学的两个号手	(96)
第五章 寻找另一种格调的美.....	(117)
第六章 黄金王国晚霞飞.....	(136)
第七章 留恋蔚蓝色的稿纸.....	(156)
第八章 一个繁星璀璨的夜空.....	(175)
上篇结束语.....	(192)

下篇 经过浩劫的年代	(201)
------------------	-------

第一章 芦青河的深沉歌手.....	(204)
第二章 不同视角看胶东大地.....	(226)
第三章 多姿多彩的“轻骑兵”.....	(244)
第四章 沐浴着烟台的海风.....	(262)

第五章	威海有个“文学沙龙”	(282)
第六章	文坛上自有另外一种人	(300)
第七章	“校园文学”到社会开花	(319)
第八章	寻觅和追逐着美	(338)
第九章	戏剧与影视齐奏凯歌	(360)
第十章	依然是百花怒放的花坛	(374)
第十一章	一个亟待拓展的领域	(390)
总结束语		(406)
后记		(440)

绪 论

1983年在哈尔滨纪念萧军创作生涯五十周年的时候，我有幸跟前辈学者姜椿芳坐在了一起。他得知我想对胶东的作家做些研究，便鼓励我说，地方文学史的研究正方兴未艾，这个治学方向是可取的。如今，十几个年头过去了，我自己的研究成绩寥寥，也许囿于视野的缘故吧，我所见到的地方文学史也仅只有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再就是散见的地方文学史资料。地方文学史该是何种模样？不得而知。象《山东当代作家评传》？还是象《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抑或可以另辟蹊径，再造一种模样？这是颇费思索的一个问题。

正在这时，我听到了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胶东”这个叫法，正在退出我们的社会生活；再津津乐道“胶东”，只能是封闭型的地方主义，跟改革开放背道而驰；“胶东”被忘却，是历史大趋势，它象人的“乳名”一样，尽管亲切，但只能是幼稚的表现，新一代应该表现得更成熟……

果真如此吗？那搞地方文学史岂不成了历史的罪过？

然而——

在文坛上毕竟有另外一种声音：

石英以《哦，胶东》为题，以第二人称抒写了他对故乡的深情：

“你在我心目中，不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且是一

种精神力量的象征，一种情意深长的怀念，一种取用不尽的启迪，一种不可稍懈的催发。”

.....

“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人一生中的奠基年代，一个虽属幼稚却是起跑的阶段。如今，我在异乡郊野，傍晚散步时回忆起儿时种种，沁润脊背的清风，我感到是从突出于黄、渤二海的半岛那边吹来的；晨起东向跑步，迎着朝曦也是从故乡海礁那边透射过来的。”

“三十多年间，我没有切断于胶东故乡的联系，渤海的珠波串起的银链始终连结着我的赤子之心。”

丛正里在他的《黄金王国》里这样写他的恋乡之情的：

“……恋乡的情感常常使我夜难成寐。这种情感，即使他是身居要位的高官，声名显赫的名人，异国他乡的豪富，普普通通的小民，似乎没有什么两样。我赤条条地来到人间，在苦难中生长，是故乡人把他们的淳朴、善良、豪爽、韧性、同情心、怜悯心和对苦难的承受力等等美的情愫，注入到我的体内，成为我经受战火硝烟锻打、政治风浪迭荡的丰厚底蕴和步世行为的做人准则。对故乡的感激之情，像一股股热浪，不断地拍击着我的心岸；我则一直在苦苦寻觅故乡人美的凝聚点。”

如果要继续引证下去的话，只怕还会开列许多，许多；至于象峻青那样自称“患有怀乡病”的作家，他们那些涉及故乡胶东便刻骨铭心的文字，更是不胜枚举。显然，他们与那些以骂倒祖宗为时髦、蔑视历史为激进，自诩新潮的“玩”文学赚钱的文人格格不入。究竟要不要胶东，归根结底，只能历史说了算！

胶东历史上就是个文人荟萃之地。所谓地灵人杰。这里的名山碧海多瀛洲仙气，富饶的特产有神秘色彩，志士仁人留下了高风亮节的传说，即使那作为历史过客匆匆小丑，那些令人捧腹的轶闻也涂上了炫目的文化色彩……特别是本世纪中期以来，这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更造就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文人，即使到了本世纪之末，也是新人迭出，一代风流不乏其人。应该有一部胶东地方文学史！这不仅是“地域文化”的需要，而且是尊重历史的需要。既然在本世纪的六七十年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那么就应该探求它蕴含的意义和价值。它究竟体现着怎样的文学发展规律？现象的其因是什么？有哪一些经验和教训是值得后人汲取和借鉴的？特别是这些现象与胶东大地，与胶东人文的联系等等，都是值得寻觅而不应该回避的。我们不该为后人留下一个空白，让他们抱怨我们，怎么连一点遗产都未曾留下，至少也该为后人留下一点资料呀！何必让他们到浩如烟海的书报堆中去苦苦寻觅？一些想尽快抛弃“胶东”的人该让他们重温胶东这段历史，因为他们的父兄曾经创造了无法为历史忘记的辉煌，忘记这些只能是一种悲哀——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哀。

但是真要写起来，却又困难重重。

别的不去说了，只说这支文学大军该有哪些人入选，就颇费一番踌躇。且不说囿于视野很可能漏掉本该彪炳史册的泰山北斗；也且不说个别人由于种种原因不肯与你合作。即使现在控制的材料，这支队伍人人入选，也不是区区三十万字能够说得明白的，更不用说写得深刻，有自己的见解了。

请看下面一个很不完全的名单：

马少波，莱州人，著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写出《闯王进京》、《关羽之死》等一大批戏剧作品和大量的戏剧理论文章；

峻青，海阳人，著名作家、画家。他以短篇小说《黎明的河

边》称雄当代文坛，却以散文《雄关赋》、《沧海赋》等彪炳史册；

杨朔，蓬莱人，这是中外学者公认的散文大家。他将诗美引进了散文，开拓了中国当代散文的新天地；

海默，龙口人，著名剧作家。他的《洞箫横吹》因为受到不公正的批评而成为历史的某种标志，又有《海默的短篇小说集》问世；

肖平，乳山人。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美学视角与美学风格；而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海滨的孩子》更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曲波，龙口人。他的长篇小说以其特有的传奇色彩赢得了特别巨大的读者群，《林海雪原》成为脍炙人口的作品；

冯德英，乳山人。他的《苦菜花》、《迎春花》、《山菊花》和《大地与鲜花》，被称为昆崙山的“顿河风情”，使他成为“胶东风格”的杰出代表；

在经历过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从硝烟迷漫之中走出来的老一辈作家中，还可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字来，如：

慕湘，蓬莱人。小说家，写有长篇小说《晋阳秋》等；

于黑丁，蓬莱人，著名戏剧家；

董均伦，威海人，著名民间文学家，著有《聊斋汉子》等；

虞棘，福山人，著名剧作家，写过《三世仇》等多部剧作；

赛时礼，文登人，电影和小说《三进山城》令人刮目相看；

秋潮，莱州人，戏曲家，一出《墙头记》教育了亿万观众；

漠雁，福山人，戏剧家，是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作者之一；

肖玉，文登人，小说作家，有《高粱熟了》三部曲，还有《昨天、今天、明天》五部曲；

刘荣桂，莱州人，写有歌剧《红霞》；

所云平，莱州人，是话剧《东进序曲》的作者；

林雨，莱州人，小说《政治连长》与《五十大关》曾引起过